

东风夜放花千树

——宋词中的元宵节

鲍静静

经典常读常新，名画洋溢时代意义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通过京城汴河两岸民众上街赶集的喧嚣闹腾，表现北宋王朝清明盛世。据说，这幅名画里已绘有外卖小哥了，那小哥手持保温盒，里面可有汤圆？也许有吧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元宵节该绽放在这样的繁华里。

柳永《倾杯乐》：禁漏花深，绣日工永，蕙风布暖。变韶景、都门十二，元宵三五，银蟾光满。连云复道凌飞观。耸皇居丽，嘉气瑞烟葱蒨。翠华宵幸，是处层城闾苑。龙凤烛、交光星汉。对咫尺鳌山、开羽扇。会乐府、两籍神仙，梨园四部弦管。向晓色、都人未散。盈万井、山呼鳌抃。愿岁岁，天仗里、常瞻凤辇。

禁漏声声，时光流逝。花卉初长，阳光如绣娘绘初春。惠风和畅，大地回暖。都城十二座门，笼罩在正月十五的月色清辉里。皇官连云层，嘉气瑞烟萦绕葳蕤草木，仙境一般，皇帝与子民一起观灯赏月。龙凤花纹的蜡烛与星月交辉。在距离璀璨烟火很近处，皇帝会见乐府管箱的乐妓与梨园四部。晨光熹微，民众簇拥，祈愿能年年看到圣上的仪仗。

词上阙描写元宵节明媚和煦气氛，下阙演绎皇帝驾临元宵灯会的热闹场面。诗人层层渲染，展现北宋人民的生活基调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花团锦簇的繁华盛世。

元宵有京城春风皇恩浩荡，也有民间草根浪漫与哲理。

欧阳修在《生查子·元夕》里写道：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。

去年元宵，花灯雪亮如白天，月亮升起在柳梢，他约我在黄昏衷衷肠。今年元宵，月光灯光如昔，却再也不见情人，泪

珠不禁湿透衣裳。

这首词的构思让人联想到唐代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这里也可用李商隐《锦瑟》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归结。

不经意间往往会邂逅美好，而当我们刻意追求时，却不可复得。在每一个人生的拐角处，固然不知道命运会馈赠什么，我们要像看元宵节稍纵即逝的烟花一样，珍惜当下。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开篇中被撞到的书生原型是唐代边塞诗人岑参，他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里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被化用为写元宵灯火的宋词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。

辛弃疾在《青玉案·元夕》里这样描写元宵节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

“手持铁板，唱大江东去”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这次写了婉约词，有十七八岁女孩儿唱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的范儿。

春风未吹开百花，先催放元宵节的灯笼和烟花。宝马拉着彩车，奇香四溢。箫声飘荡，皓月西斜。鱼龙彩灯飞舞，美人儿头上遍插亮丽的饰物，笑靥如花。千转百回寻找她，突然回首，她在灯火稀疏处。车马、鼓乐、灯月交辉的社火百戏，雾鬓云鬟的盛装游女，都为意中人而设。如《蒹葭》中的“伊人”指向理想，“那人”也表明辛弃疾归隐后无用武之地的孤寂。

王国维把这首词里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奉为古今成大事、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中最高境界，他认为这是艰辛寻求之后豁然开朗的顿悟。

走进元宵节，除了吃汤圆，我挺想学“麦家陪你读书”公众号里的那个图书管理员小美，给自己做两盏简单的兔子灯，挂在树梢上，许两个愿。



双龙竞舞（桑金伟 摄）

方其军

宋韵，可以说是宁波这座城市重要的文化底色之一，而且，宁波特别有“文曲星”缘，比如唐宋八大家中，竟有两人对它关系密切。其一是王安石，在鄞县当过县令，其拜相后的许多做法其实萌芽于在鄞期间；其二是曾巩，当过明州（宁波古称）知州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（另一说熙宁中），曾巩知守明州，时年已六十。虽然只当了四个月，但政声斐然。有关谱显示，曾巩到任明州是农历正月廿五，与元宵节十日之隔。我不由想及曾巩的一首元宵诗《上元》：

金鞍驰骋属儿曹，夜半喧阗意气豪。
明月满街流水远，华灯入望众星高。
风吹玉漏穿花急，人近朱阑送目劳。
自笑低心逐年少，只寻前事撚霜毛。

元宵往往会被前缀一个“闹”字，显然，元宵节展示了一种圆融、奔放与繁华。曾巩此诗首联、颔联所记场面，正是如此。换作当今，“金鞍”大概就是豪车，“儿曹”即年轻人，“驰骋”自然得符合交通规则。似乎，年轻人相对肆意、烂漫的“夜生活”，在元宵节具备不被父母责怪“豁免权”。即使时至“夜半”，依然热火朝天。此诗所勾勒的北宋市井生活，这烟火气不免有元宵版“上河图”的既视感。颔联由首联的“人气”而广角至“人与自然”，场景开阔，“明月”当空，银霜似水，温柔



元宵节等重大民俗活动中常见的抬阁（桑金伟 摄）

胡嘉成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每年春节的压轴戏就在元宵节。元宵节的第一要务是置备花灯，灯有买的，也有自制的。村人多采取自制，把刚从山上砍下的竹子，劈成小竹片做骨架，绑扎成“荷花”“菱角”“奔马”及神态各异的“兔子”等模样。蜡烛插在骨架下层的横担中央，骨架外糊上彩纸，彩纸上勾画出动植物的图案，写上吉祥的文字。灯的四角系了细韧的线，上端结扣后套在一截小竹竿上，以便悬挂或手提。农家大多会制作好几盏这样的花灯，从“上灯夜”的正月十三开始，一直挂至正月十八“落灯”，这期间不忘续灯中的蜡烛。

繁华与寂寥



阳明古镇闹元宵（方其军 摄）

了城市。而灯盏是元宵在街坊的主角，应和天上的圆月，以“华灯”为参照，目力所及，远处的星星衬托自然或理想的辽阔与高远。

有人说，曾巩此诗作于任职福建期间，是在到任明州前一两年。想必，所呈画面福州如此，明州亦如是。比如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所记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。不同的城市，闹元宵的习惯却是趋同，因为文化有着强劲的渗透力、凝聚力，可以在疆域内自然而然覆盖。因此，宁波的北宋元宵情景，由曾巩的诗句可料想一二。

北宋那年在明州城内驰骋“金鞍”、观赏“华灯”的年轻人，是否在宁波绵延香火至今，或是早已徙徙四海八荒？不可考证，不可假设。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，今时在南塘老街或和义大道闹元宵的青年男女，都接受了来自北宋的“示范”。在余姚，应是同样。前些时候，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出余姚府前路历史文化街区的灯展布置，我就想，元宵夜在这里携手从华灯下走过的恋人，在漫长的人生记忆里会有这样一个共同标识：“那年元宵与他（她）在阳明古镇”。

繁华之中，总有源自岁月叠加的莫名惆怅。此诗颈联就由景象向内心的思付与独白过渡。“玉漏”，是计时器。风吹着时光，年轻人穿梭于花间，曾巩一阵艳羨，一阵恍惚。“朱阑”，在古诗词中常有思念、痴望的意象。谁没有年轻过呢，曾巩想必也有前尘往事，也有心头挥之不去的人儿。元宵节，被认为是中国的情人节。此时动情，大概不是没有缘由的。一是春日即临，二是团圆期盼，三是涉夜欢庆，种种元素凝结，便是刻骨相思。

一个激灵后，曾巩发觉自己想多了。“自笑低心逐年少”，青春不再，徒劳神思。“只寻前事撚霜毛”，或许也就只是在元宵节，才会触景生情，让一个历经沧桑、双鬓霜白的城市主政人感怀往事，春光一闪。

北宋是回不去的，曾巩是见不到的，但，元宵依然可以欢度，“明月满街流水远，华灯入望众星高”的桨声灯影依然可以体验。元宵节，去逛一逛阳明古镇，赏赏盏盏华灯，听听姚江流水，既喜于熙攘人群，又乐于阑珊角落，将繁华与寂寥翻读。

曾巩《上元》提供了元宵节处理“闹”与“静”情绪的模板。在此，且容我贩卖去年所写的一首《元宵述怀》：“在猫头鹰的凝视中 / 通常记不得去岁的灯盏了 / 谁家的烟花更艳，你辨得清否 / 检点眼前的星辉和柳梢 / 恍若初见，却有厌倦的倒影 / 如此循环，像发条的收释 / 然而，树已饮尽一轮轮月色 / 在内心，像粮食一样存储 / 江河关照沿岸的作坊 / 那些星点的波澜像必要的税额 / 没错，新芽抽出来就是了 / 满月的鱼群自然游弋就是了。”

我们的节日·元宵·精神的家园

元宵节的板凳龙

桑金伟 文/摄

元宵节是中国农历年后首个大节，也是至今保留传统味儿最浓的节日。

大江南北的元宵节，节庆活动丰富多彩，吃元宵、舞大龙、闹花灯、猜灯谜、踩高跷、舞狮子、游龙灯、行大会、迎紫姑、扭秧歌等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元宵节是采集中国民俗的最好时节。前些年元宵我都在外地拍摄，去的次数最多的是本省的浦江。浦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，其中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浦江板凳龙堪称一绝。

浦江的板凳龙，百姓参与度很高，村子里每户人家都会出一条板凳参与其中。浦江的村民也特别好客，只要拍摄需要，农户就会打开自家的阁楼、晒台，让“行摄匆匆”的你拍照，甚至挽留宿夜。

相传在久远前，浦江当地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大旱，井涸河干，大地焦枯，渴死者不计其数。这事被东海的一条水龙知晓，它不顾一切跃出水面为当地下了一场大雨。可这水龙因此违反了天条，被刀刺成一段一段，撒落人间。人们忍着悲痛，把这普救众生的龙体连接起来放在板凳上，并举着板凳不分昼夜舞动奔跑呼号，希望它能活过来。舞板凳龙的习俗就这样产生了。

其实舞板凳龙，不独在浦江及其周边的金华各县市有，也盛行于温州、丽水、台州的一些地区，在福建、江西、江苏、重庆等地的农村也偶有所见。

板凳龙有独凳龙和多凳龙之分，浦江流行的是多凳龙。多凳龙至少由9人组成，每人各举一凳，接成长条。首名示龙头，末名作龙尾，其余都为龙身。凳板的两端各开有圆孔，圆孔用于各凳板相接时插入木棍，木棍既是连接的“桩头”，又是每一举龙者的手柄。它是活动的，使板凳与板凳间，可以任意水平地弯曲即左右舞动（若高举或放下，板凳龙还能上下舞动）。龙身的每个连接桩可以随时拆开，便于更多的板凳加入其中，这样能使板凳龙不断变长。

板凳龙节节相随，时起时落、穿来摆去颇有情趣。在浦江，一条龙从头到尾超过80条板凳（也称“桥”）相连的很常见。据载，2003年2月，东阳市花园村曾组织数千名，举着1788条板凳组成的龙灯穿游，创下吉尼斯纪录。

板凳龙由各主人负责制作，每条板凳上裱糊着拱形的花竹作为龙身。花灯上画了板凳主人自己喜爱的花草、动物、文字等图案，因此每只花灯的图案和装饰因人而异，彰显了众人的智慧。灯内部点有红烛，晚间板凳龙疾行，形成一条光带，有较强烈的气势，煞是好看。

浦江板凳龙是保留了中国尤其是浙中和江南沿海一带以“龙信仰”为特点的传统民间文化，它又集绘画、书法、剪纸、刻花、雕塑艺术和扎制编糊工艺为一体，龙灯舞动摆舞时又融体育、杂技、舞蹈于一炉，十分难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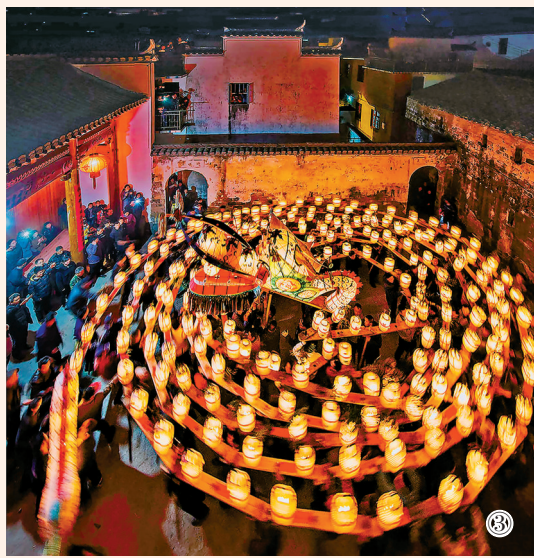
浦江板凳龙参与人数之多、活动场地之大是罕见的，它是地道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。2006年5月，浦江板凳龙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

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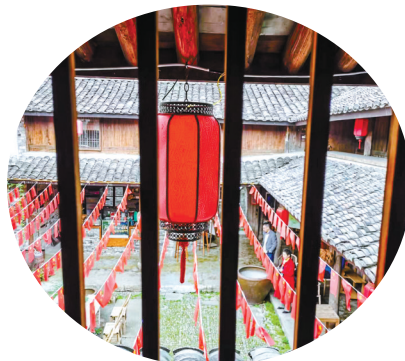


12



13

- ①浦江板凳龙的龙头部分有两三条板凳的长度。
- ②劲雨畅舞。
- ③板凳龙越盘越紧，最后摆个造型。



灯彩是元宵节的标志性符号（顾玮 摄）

旧俗与新风

穿山半岛过元宵节的重头戏是在正月十四夜，孩子们吃过香香甜甜的“浆板汤果”或“芝麻猪油馅汤团”后，会手提纸灯遍照屋角、土灶下、墙角处以及屋外的弄、廊等阴暗场所，去驱赶害虫，嘴里大声吆喝：“嘎去，哒去，深山老虎嗒去！”接着跟大人们去田埂上燃烧枯黄的野草“驱蝗虫”，大家称为“烟火龙”。刹那间，一条条田埂上千草燃烧，明晃晃的，犹如一条条火龙。一阵微风过，火龙摇动，蔚为壮观。

其后，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晒场上，看村里的那些行家表演“甩流星”。“流星”的道具是两只盛着熊熊燃烧的好木炭的钢丝篮，系结在一根既坚韧又柔软的绳索两头。绳索的中间被甩舞者两手捏持，随着娴熟的甩舞，火篮化成赤红的光圈。表演者在一片喝彩声中使出浑身解数，绕晒场炫耀自己的“看家本领”。我记得当年有喜欢热闹的观众，拿瓢舀水泼向火圈，但泼过去的水一近火圈，即见水珠四面迸散，而内中的甩舞者竟是丝毫未受影响。

在正月十四夜，穿山半岛河网密布的乡间还有一项特殊的“祭桥”习俗：桥面上热闹异常，点燃的香烛插在年糕、大头菜块或萝卜上，供品有年糕、馒头、糕饼、糖果、水果等，从桥中间一溜儿排到两端的桥堍。明晃晃的烛光照耀桥面如同白昼，从远处即能望见桥的身影……祭桥有约定俗成的规矩：须祭通衢要道上的桥，不能走回头路，一晚上最好祭桥10座以上，桥神会保佑人们身康健。传说，祭桥是由一位毕生造桥的石匠师傅发起的。

古时，桥与桥之间不但相隔较远，而且道路崎岖，走十座桥要花好几个小时，人们往往走得汗流浃背。石匠师傅的一位侄媳，因气血不和，平日里总是病恹恹的。走桥后，大汗淋漓浑身舒畅，身体逐渐硬朗起来，逢人感戴是桥神保佑。经过口口相传，元宵节祭桥逐渐相沿成俗。

童年时的闹元宵景象恍若眼前，如今元宵节依然是欢庆的节日，人们一如既往地节日里吃“汤果”和“汤团”。然而也有一些习俗悄然发生了变化，原先家家户户热闹闹动手扎制花灯已成了历史，现今人们习惯于市场上采购，花灯内的蜡烛，也已经被安全、清洁而环保的电子产品所取代。虽然无缘再见童年时甩“流星”那样的乡土绝技，但能观赏到居民们自编自演的丰富多彩的节目，诸如戏曲清唱、小品、武术表演、相声、扇子舞等，更有人参与的趣味运动比赛以及有奖猜灯谜等活动……节日里，人们脸上的笑容是古今相同的。